

大漢
壯歌

願將腰下劍 直為斬樓蘭

傅介子

文 | 趙長歌

「願將腰下劍，直為斬樓蘭。」——李白

「願見北地傅介子，老儒不用尚書郎。」——杜甫

「黃沙百戰穿金甲，不破樓蘭終不還。」——王昌齡

西漢傅介子，古有威名，今人聽聞卻頗感陌生。能讓唐代詩仙、詩聖、詩天子相繼讚詠的傅介子，究竟有何了得？他和樓蘭有怎樣的關係？



背景：FOTOLIA；插畫：WINNIE WANG；漢昭帝：公有領域；玉辟邪：國立故宮博物院；其他圖片：FOTOLIA

傅介子，是繼張騫之後，立功西域的第一人。他於漢昭帝一朝建功，受封義陽侯。

功不及騫超 緣何詩人競詠

投筆從戎的始祖——東漢班超，就曾以傅介子為榜樣：「大丈夫無他志略，猶當效傅介子、張騫立功異域，以取封侯，安能久事筆硯間乎？」

張騫和班超，二人的故事耀古燦今。博望侯張騫三使西域，二條絲綢之路打通，異域遐方與大漢天朝的文化、商貿交流肇始開啟，張騫助銘青史，被譽為走向西域第一人；定遠侯班超長駐西域 31 年，出入之處，莫不賓從，同異俗之心，得遠夷之和，探索之路，皆前世所不至，蓋非常之人，立非常之功。

介於二人之間的傅介子，史書所載，其功績並不能與張騫、班超相比，那為何幾位唐代詩壇泰斗都留下詩歌名篇來讚頌、追

隨他的故事呢？

途必經樓蘭 漢使屢遭攻殺

張騫開通西域之後，漢使相繼持節而至，因為商貿往來之故，所備財物甚厚。西域諸國，樓蘭地處最東，接河西敦煌。從漢地出發到達敦煌，無論出玉門關走絲路北道，還是出陽關走絲路南道，都必須途經樓蘭。樓蘭當道，在漢武帝時期就屢劫漢使，充當匈奴耳目。

漢武帝遣趙破奴破之，樓蘭王被俘，舉國降服貢獻。匈奴聽聞樓蘭向大漢臣服，也發兵擊破樓蘭。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、一子質漢。漢武帝聞之，降旨責備樓蘭王，樓蘭王回答：「小國在大國間，不兩屬無以自安。願徙國入居漢地。」漢武帝讚許其直言，把樓蘭王送回國。

樓蘭王回國後，果然不再劫掠漢使。待到樓蘭王故去，後來的樓蘭王又為匈奴所離間，數度遮殺漢使，還殺殺了漢將衛司馬安樂、期門郎遂成、漢吏光祿大夫忠。要前往大漢朝觀的安息、大宛使者，也時常在途經樓蘭時，被盜取節印、獻物。

斬樓蘭立威 懲艾以示諸國

不僅是樓蘭，龜茲國也屢屢殺害漢使。元鳳四年（公元前 77 年），生於北地的傅介子，以駿馬監身分出使大宛求馬。大宛在西域以西，盛產汗血馬，漢武帝得此寶馬，嘗作《天馬歌》：「天馬來，從西極，涉流沙，九夷服。……天馬來，龍之媒，游閭闔，觀玉臺。」

傅介子第一次出使，先後來

到樓蘭、龜茲，責備其王，兩國國王皆服罪。等到傅介子一行從大宛返回龜茲時，龜茲王告訴傅介子：「匈奴的使者剛從烏孫返還，現在也在這裡。」傅介子於是率其吏士，共力誅斬了匈奴使者。返回漢庭，漢昭帝詔拜傅介子為中郎，升任平樂監。

漢昭帝一朝，大將軍霍光輔政，傅介子對霍光說：「樓蘭、龜茲反覆殺我漢使而不受誅，沒有懲戒就沒法制止他們這種行為。介子過龜茲時，觀察到其王離人很近，疏於防範，易於行刺，介子願往刺之，以威示諸國。」霍光說：「龜茲道遠，不如先到樓蘭一試。」霍光稟奏漢昭帝，漢昭帝允之，於是傅介子率領士卒攜帶金幣，再度出使西域。傅介子故意派人宣揚，說這次出使，是特來賞賜諸國的。

傅介子一行來到樓蘭，樓蘭王見傅介子又來了，流露出不大喜悅的神色，傅介子佯裝離去。行至其國西面邊界時，傅介子召來翻譯說：「大漢使者帶著黃金、錦繡來賞賜諸國，樓蘭王如果不來領受，我就要離開，去賞賜西面的國家了。」然後，傅介子出示金幣給翻譯看。翻譯於是回去向樓蘭王稟報，樓蘭王非常動心，想得到漢朝的財物，於是前來見漢使。

傅介子邀請樓蘭王坐下喝酒，把那些黃金、絲綢擺在前面，給樓蘭王看。待到樓蘭王與其隨從皆醉時，傅介子對樓蘭王說：「天子派我來私下告訴您一些事情。」樓蘭王於是起身，隨傅介子進入帳中，二人避開他人私語。這時，二位壯士突然從樓

蘭王身後刺之，樓蘭王胸口被刺穿，立時死去，樓蘭的達官顯貴和左右侍從見狀，全都逃散了。

傅介子告諭樓蘭國眾：「你們的王有背棄大漢之罪，天子遣我誅王，如今當更立在大漢為質的王弟尉屠耆為王。漢朝的大軍馬上就要開到，望你們不要輕舉妄動，以招滅國之禍！」

傅介子遂持王首返回漢庭，公卿、將軍、議者全都嘉許其功。漢昭帝下詔略數樓蘭「甚逆天理」的罪事，褒獎傅介子「以直報怨，不煩師眾」。傅介子受封義陽侯，以彰其「義」；刺殺樓蘭王的兩位壯士者皆補為侍郎。自此，樓蘭國更名為鄯善，取「善」之意，善善哉！

憤胡夷亂國 欲效壯士雪恥

敘事至此，我們回到開篇的問題，為何幾位唐代詩壇泰斗都留下詩歌名篇來讚頌、追隨傅介子之故事呢？

其一，漢、唐兩朝雖相隔七、八百年，但兩朝之間卻有千絲萬縷的聯繫。如今我們講漢唐盛世、漢字唐人、漢闕唐宮、漢賦唐詩，足以說明兩朝文明盛世，在歷史上有齊驅並駕之勢，因此唐人愛書漢事，確屬情之所寄，理所當然。

其二，漢、唐是相隔最近的兩個大一統王朝，漢武帝與唐太宗開疆擴土，漢武帝始通西域，唐太宗擊退西突厥，將漢代西域之地復納入大唐版圖。故而當唐代詩歌繁盛時，表現開邊與戍邊之金戈鐵馬、大漠羌笛的邊塞詩，就成了最具時代風格的主題。詩人們腹有詩書，以大漢壯

事，藉古喻今，最為恰切、最能和諧、最引共鳴。

其三，具體說到傅介子與樓蘭，唐代詩人們寫傅介子或以樓蘭為喻，不是因為他武功煊赫。如果想表現漢唐武功強盛，最宜以漢衛青、霍去病，唐李靖、李勣、蘇定方、薛仁貴，這樣的千古名將入詩，因為他們的對外開拓之功最為耀眼卓著，戰事最讓人心潮澎湃。傅介子斬樓蘭王，代表著一種壯士雪恥的精神，胡夷反復，自漢有矣！歷經「安史之亂」的幾位詩人，目睹大唐為反叛的胡夷所欺，怎能不念傅介子？怎能不懷雪恥之志？

李白與王昌齡先於杜甫故去，杜甫在歷經了「安史之亂」後，又目睹了吐蕃趁著「安史之亂」，侵占大唐的土地，直叩京師，唐代宗被迫東巡避禍之恥。

杜甫在《憶昔（其一）》中寫得明白：「憶昔先皇巡朔方，千乘萬騎入咸陽。陰山驕子汗血馬，長驅東胡胡走藏。鄴城反覆不足怪，關中小兒壞紀綱，……犬戎直來坐御床，百官跣足隨天王。願見北地傅介子，老儒不用尚書郎。」杜甫直慨嘆：「真希望能見到像傅介子這樣的義士來為國雪恥啊！」



▲ 漢昭帝封傅介子為義陽侯

知音與知因

文 | 今昭

最近有個朋友，一個電話打來，把人叫出來喝茶。大街上隨便找了間館子，相對坐下，亦不過是閒談。論及前景近況，言語間頗是煩悶，又兼家中瑣事，諸多不如意處，一併道來。其間屢次念叨的，還有年歲漸長，總感孑然一身，缺個知己。



他說得情切，觀者也為之動容。那種看著親愛之人痛苦，明明僅咫尺之隔，卻愛莫能助的滋味，又何嘗不痛苦呢？

彷彿從很早開始，我就在不斷經歷這樣的場景：言者，或者是骨肉離散、父母早亡；或者是淬火瀝血、風雨飄搖；或者歡場失意、戀人變心；或者生計艱窘、困苦蹉跎。有的娓娓低訴、欲說還休；有的涕淚橫流、痛哭失聲；有的鬱結燥熱、憤憤難平；有的柔腸百結、隱忍不發。

場景的主角來往變化，有親人、同學、朋友、同門……我在這眾多場景中，扮演的角色也不盡相同：同門的鼓勵、知己的交

心，長姐般的憐愛、弟妹似的體貼……但多數時候，我只是默默的陪著、坐著、聽著，並不能隨便發一言，以減輕對方的痛苦。

有時心裡不忍，遞過一張紙巾，好言勸慰幾句，彼此來個擁抱；有時也想長歌當哭，或者「醉笑陪公三萬場」，忘盡心頭煩憂。然而自己也知道，這只不過是隔靴搔癢，觸不到實處，也解決不了根本。塵世的苦惱煩憂，連聖賢都無力回天，又何論你我呢？

曾經在一份報紙上，看到這麼一小段，名為「淺談知音」的文字：「君子覓知音。再高呢？就『知因』了，也就不談『知音』了，因為『知因』者皆為『知音』。孔子講：『德不孤，必有鄰。』不是嗎？因而，不必為『知音』而愁，要為『知因』而憂、而求。」

短短數語，豈不道盡個中玄機？「知音」不僅是知弦歌之雅意；知因，更是知道他遭逢這些痛苦的因由。你今日在此聽他傾訴的因由，以及自己心緒被其帶動的因由。知音，知道匠人的造詣修為；而知因，則知道紅塵迷苦、慾海紛繁的緣頭——紛紛世事、林林總總，莫不有其因由。

若是知道了這些，就不僅限於高山流水式的惺惺惜惺惺；或可超脫出來，成就更高一重境界的交往：那也許是「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，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」的放達暢意；也許是修煉之人「金剛道友」般的珍惜信任；又也許是佛陀弟子拈花淺笑般的心領神會……凡此種種，皆如白雲舒展、優曇初綻，豁然有破土出塵之氣象。

白居易詩曾有「人間此病醫無藥，唯有楞伽四卷經」，素來

為我所鍾愛，因其述盡了人世迷苦，然而今日看來，或也略嫌其器小。倘若大道無形，時時處處皆是修煉，又何必困於青燈古佛，拘於皓首窮經？身在塵世，心在方外。如人人能以求道之心尋其本因，則普天之下，人人皆可為「知音」。

下次再見到這位朋友，我會把那段「淺談知音」的文字，讀給他聽。

